

福斯特城笔记

土豆丝和饺子成了明星菜

李治山/银川

2020年,我第一次在美国过春节。本来想过得简单轻松,最后却忙得不可开交。

邻居Gigi是个美食家,刚搬到福斯特城的美国人,早就说要在春节期间拜我为师,学习包饺子。那就教呗!于是由儿媳当翻译,一步步教下去。先是如何和面醒面,再是如何选肉选菜剁肉剁菜,接下来是如何加葱花和姜末,以及如何顺着同一个方向将饺子馅搅拌到爽滑黏稠。

Gigi学得很认真,觉得一张张擀饺子皮非常神奇。我老伴反复示范,详细讲解,她都不要要领。到了双手挤饺子压边的环节,她一不小心将饺子挤爆,弄得满脸馅料。

包完饺子,我们自然不会让她回家,而是请她老公和孩子来做客。聊天的时候,我习惯性地拿出瓜子和糖招待。他们夫妻二人竟说从小到大没有嗑过瓜子,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好吃的东西。我告诉他们,那就多去逛一逛大华、永和这样的中国超市,那里好吃的东西多得很。

简单的几个菜上桌后,我拿出一瓶北京二锅头,问他们要不要来一杯。Gigi的老公Mark连连说“OK”。我便按照茶满酒干的待客之道给他斟了一杯。他端杯的姿势非常优雅,喝酒的表情却很痛苦。但他还是优雅痛苦地坚持着没有换酒。聊天中,Mark提到一款“著名的中国菜”。原来,他的一个发小去中国旅游,吃到了那道菜,回来后一直念念不忘。这引发我们的好奇,以为是什么山珍海味。等他用生硬的中文说出“炒土豆丝”时,我差点笑岔了气!作为陕北人,我从小就是在土豆地里长大的。



活动现场。作者供图

而且,我最拿手的就是这道菜。我说:“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陕北土豆丝。”

我放下酒杯,走进厨房开始操作。

“名菜”刚刚上桌,哗啦啦又来了一群客人,是孙女孙子的同学和他们的父母,多是中国孩子。他们带着菜和饮品,当然还带着祝福来拜年。大家商量好不请自来,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喜!

这下可够忙的。我赶忙和面,拿出了所有的饺子馅,大家一起重新包饺子。厨房成了课堂,所有孩子都开始学习包饺子。面团和肉馅在孩子们手里变成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卡通人物。我还端出热腾腾的陕北米酒招待大家。他们都说,吃着饺子,喝着米酒,就着土豆丝,就像回到了家乡,回到了父母身边。

然后,大家给Mark普及常识:“炒土豆丝”就是把potato切成丝炒出来。Mark没想到他们认为的“名菜”竟然是用“主食”做成的,惊得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。

聊天的时候,我们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。由我这个老将出马,到孙子的幼儿园去,教小朋友们包饺子。

第二天各料备课,第三天一大早,我们就带着面团和素馅儿到了学校。

教室被几位热心的中国家长布置得喜气

祥和:屋顶挂起了灯笼,墙上贴了对联,对联中间是一个大大的“福”字。令我吃惊的是,孙子的主教老师和副教老师比我们还要隆重,都穿上了唐装。

全班十几个小朋友和他们的父母围坐在小餐桌前。我们给每个人都分发了面皮和饺子馅。儿媳用英语讲了春节的来历和吃饺子的传统,然后教他们摊皮、放馅儿、压边儿。接着,小朋友们开始操作。那些金发碧眼的“洋娃娃”们看着我手里的面皮魔术般变成圆圆胖胖的“小猫头”,兴奋地一个劲儿喊“OK”!

学完包饺子,自然要吃饺子。不然,小朋友们的口水就白流了。每人5个饺子,分放在各自的小餐盘里。亚裔孩子狼吞虎咽吃得香,美裔小朋友却犯了难,不知如何下嘴。老师只好拿着餐盘示范,教他们如何从边角开始咬,才不会被烫了舌头。

那天下午,我去学校接孙子回家,发现有俩白人小朋友用小纸袋装了俩饺子。我很紧张地问孙子,他们怎么没吃完?是中国饺子味道不够好吗?孙子说:“那是他们舍不得吃完,要带给家里的弟弟妹妹分享呢!”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长篇小说《农村兵》《七十二匠》等6部。)

散文橱窗

在沙漠里植树

刘昱阳/中卫

天还没亮透,老陈伯就蹲在沙窝里卷旱烟。火柴划了三根才着,火苗在晨风里抖,他用手拢着。好不容易才点燃,深深吸一口,叹出一口气来。眼前是刚扎好的草方格,一行行,一方方,像大地的棋盘,把流沙困在格子里。远处,黄河刚醒来,水声隐隐约约。

我跟他身后,鞋里灌满细沙,走一步退半步。他回头看我一眼:“头回来沙窝吧?慢点走,沙子认生。”

中卫人都知道,腾格里沙漠不认生,它认人。认那些天不亮就进沙窝的人,认那些手磨出血泡还弯腰插草的人,认那些把树苗当娃养的人。老陈伯说,他爹那辈人治沙,全靠一把锹、一捆麦草,风沙来了,人就趴在草方格上,用身子压着,等风过去再爬起来栽树。“那会儿哪敢想绿?能保住命就不错了。”

他说得轻巧,可我知道,那风沙是来讨债的,讨的是人的力气、人的光阴、人的念想。老一辈人常说,过去一刮风,黄沙能埋了院墙、堵了门窗,早上推开门,沙堆比门槛还高。沙坡头的风,能把人的心吹成荒漠。



到沙窝里能听见鸟叫。”

我问他:“您治了一辈子沙,图啥?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,磕掉烟灰,说:“图个安稳日子。树活了,沙不动了,日子也就活了。”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沙漠植树,从来不是单纯的治沙,是守土,是护家,是把根扎牢了,让后代不再受沙害之苦。黄河水养人,黄土地育人,大漠沙砺人。一茬茬人,一棵棵树,一寸寸绿,在沙坡头写下最朴素的道理——只要人不放弃,沙就不会永远是沙。

太阳升高了,沙窝里热起来。老陈伯扛起锹往回走,我跟在后面。回望那片绿,梭梭林在风里轻轻摇晃,枝叶沙沙作响,像在说悄悄话。那是沙漠里最踏实的声响。

我想起老陈伯的话:树活了,沙不动了,日子也就活了。是啊,这满眼的绿,不就是中卫人对家乡最深沉的爱?它不说大道理,只是一寸一寸地长,一寸一寸地守,把荒凉守成希望,把黄沙种成好日子。

(作者系中卫市作家协会会员,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。)